

中國文學八論第三種

中國駢文概論

南開大學教授 瞿兌之 著

目次

一	總論	一
二	從三百篇到楚詞	三
三	賦	八
四	魏晉文與陸機	一〇
五	駢文之論	一四
六	寫景文與齊梁體	一六
七	書札文與徐陵	二一
八	哀江南賦	二五
九	滕王閣序	三一
一〇	文心雕龍與史通	三六
一一	唐代之駢文與古文	三九
一二	陸贄	四二
一三	李商隱	四四
一四	宋四六	四六
一五	清駢文	四八
一六	律賦與八股	五三
一七	八股與駢文	五五

中國駢文概論

一 總論

中國許多口語，是以駢體出之的。是先有了駢體的組織，然後變成口頭的習用語呢？還是口語在無形中採用駢體的形式呢？固然許多成語本來是以駢體組織的，後來便成了習用語。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中國語的特點在單音。因為單音的原故，所以用駢體組成的語句，容易引起聯想與美感。古經典的多用駢句，不外這個理由。文心雕龍已經舉幾個例，如易經的『雲從龍，風從虎』，書經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外如老子的『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莊子的『鵲巢集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都是在口語中我們也常聽見『向天索價，就地還錢』，『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一類的話。

大凡古來的名言佳句，必是駢偶的。阮元說得最好：『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故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駢偶是天賦予中國文字的特點，利用這特點，方才有許多美文。我們近代通行的文體，究竟是什麼？我們所薰染浸潤的文風，究竟是什麼？老實說，因為科舉功令的關係，因為社會習俗的關係，一方面是所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一方面是殘餘的駢文的孽種——八股。二者融合起來，成功一種庸濫淺熟的文格，我們便陶鎔於其中，而不自覺。（古文與八股融合之說，孫星衍已創之。其序洪筠軒文鈔云：『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八人文集，多取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

這種情形，通行了五六百年時期，不爲不久了。宜乎勢力深厚，不容易使人覺悟。於是倒把中國文學的真正黃金時代，忘在一邊了。普通所謂駢文，大概指兩漢以至初唐這一段盛行駢偶的文章。——我現在也大致是這樣解說——這一段時期中，確曾出過不少的文學天才，確曾遺留不少的傑構。他們沒有什麼義法的拘束。

就是駢偶，也並不是每句非對不可，就是用典，也不是每篇非用典不可，所用的典，也不是非叫人不學不可。他們能細膩的親切的寫景，能密栗的說理，能宛轉的抒情，能說自己所要說的話，能說了叫人同情而不叫人作嘔。這些都是駢文裏面的好處，而近五六百年通行文體裏面所不容易找到的。

駢文應該全被這五六百年的人忘了，——除掉他的孽種八股而外——然而也沒有全忘。這是什麼原故呢？只因古文只能教人作論，只能作無用的文字，而適於現實生活的，比如寫一封客氣點的信之類，卻又非乞靈於駢文不可。所以駢文究竟不能全被抹殺。因此之故，駢文也就更不能被人真切的了解。所以我以為如果要想懂一點中國文學，必須撇開這些束縛來欣賞駢文，來看看駢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這部小書便是應這種需要而作的。

著者之意，不企圖在這裏講駢文的作法，因為駢文指南一類的書，也不算少了。而且著者之意，以為駢文是不可教不可學的。駢文與非駢文，根本上沒有明顯的界限。駢文也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與其講作法，不如講看法。能看駢文，則作起文來，自然可以得一點益處。著者也不願意用一班文學史的作法來講駢文，因為那樣太拘板了。太拘到了，反而使讀者不能抓住問題的中心。所以只分為若干題目，略略按他們的因果次序來說明。其中為極力避免枝節起見，將許多人及他們的文都割愛了。寧可受不完備的譏刺而不願意開雜貨店。所以第一從三百篇講到離騷，以闡明駢文之起源。第二講賦的種類。第三講漢魏文體，而尤注重於陸機。第四講駢文中之論，並略及公牘文字。第五講齊梁體與寫景文，而鮑照鄺道元的佳處，在此得以略加闡發。第六講書札文與徐陵。第七講哀江南賦及庾信之其他作品。第八講滕王閣序和初唐四傑之一派。第九講劉勰的文心雕龍及劉知幾的史通，因為他二人都是文學批評家。第十講唐代駢文與古文的關係，因而說明唐以前與唐以後文章體格的變化。第十一講開闢宋派的陸贄。第十二講李商隱。第十三講宋四六。第十四講清代的駢文。第十五講駢文的支流，就是律賦與八股。連上這篇總論，共十六篇，大約不但駢文，就由漢至唐的文學史

大綱也備於此矣。

二 從三百篇到楚詞

中國古代的長篇韻文——詞賦——成熟時期，無疑的要推屈原時代了。在詩與散文未曾畫清分野以前，我們隨處可以看見後來所謂詞賦的萌芽，散布在各種文字之中。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詩有六義而賦居其一。』賦當然是從古詩蜺嬋出來的。按賦之字義是鋪的意思，然則凡是鋪敘一種事實或景象的，便是賦的體裁。試舉三百篇中的君子偕老：

……玼兮玼兮，其之類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撝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絺繻，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看他這首詩，描寫一個貴婦人的容貌態度服色，如此之出力，顯然是後來賦家所託始。再舉曹植洛神賦中描寫洛神的一段相比照。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鬋鬋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
人出渌波。攬雜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鬢峨峨，脩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顰輔承權。瓊姿黠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

經此一番對照，可以了然從詩到賦蜺嬋的痕迹。

屈原時代，何以纔是詞賦成熟的時期呢？我們先要知道南北兩民族思潮的關係。（看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頁六六以下。）自春秋以來，南方有一個新興的民族，——就是楚。楚在南方，雖然為中原之人所擯棄，然而以其不斷的向上努力，不獨在事功上，隱然握中原政局之重心，在文化上，也漸漸形成特殊勢力。左傳所記楚人以文學道德才能抗衡於中原士大夫的很不少。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則中原的學術都

望之有遜色。國力雄厚，則文化勢力隨而增長，這是一定之理。國風裏面沒有楚風，我們無從確切知道春秋時代楚國文學精神是怎樣，然而從楚國獨有語言風俗這一點看來，知道楚國文學必有特殊性質。（左傳說儀在晉操南音，又楚人謂乳殼，謂虎於菟等，皆足證明楚國另有語言。）

在孔子的時代，據史記說楚昭王曾經慕孔子的大名，預備請他去，而他沒有去。孔子似乎沒有到過楚國，然而孔子已經講到南北兩民族的性格了。中庸上孔子對子路說：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華，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基於自然環境之關係，南方民族容易發揮一種流動而富於感情與想像的思想生活。所以從老子以次之思想家，多屬南方。老子的思想，影響於純文學者尚少，而莊子的思想，則確與屈原以下之南方文學派——詞賦派——有關。

如今試檢莊子之文，雖然全具散文的形式，而他的一種虛幻瀟灑之風格，實與後來詞賦相近。至於荀子，則完全以賦的體裁為文。（荀子有賦篇。）莊荀雖不同家數，卻都是南方學者，可以說是南方文學由他們兩位開基了。

關於屈原的身世，前人有不少的考索，但原於史文的簡略，始終不能一一詳知。但所可確言者，他的身世，當楚懷王的時代，為楚國危急存亡之秋，也就是結束上古史而開闢中古史之一關鍵。

在春秋的末期，周初分封的同姓與功臣之國漸漸因長期的爭鬭，而呈不振的現象。惟有楚國，自春秋初期開始發展，為不斷的努力，始終不懈，雖然經過幾次的挫折，依然能維持優越的地位，以睥睨全局。本來南方的吳越，也都駁駁有抗衡中原之勢。無奈兩下廝併的結果，終於從戰場上退了下來。在戰國時期之中，一方是齊趙韓魏燕等，為中原舊勢力的代表；一方是新起之秦，為西方新勢力的代表；一方便是楚，為南方新勢力的代表。三者之中，中原舊勢力，已經不甚有振興之望，只剩有秦楚兩種之爭衡，而無奈楚國君臣都不爭氣，造成秦

國獨霸之機會，屈原便在這種環境之下，感懷他的身世，而寫成無數的文學作品。

在物質上，楚國是失敗的，而在思想上，屈子的文章，與荷卿李斯的政治主張，均支配了周以後的中國。這不能不說是中古史開場的一件很奇怪的事。

劉勰在文心雕龍的辨騷篇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蓋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又說：『固知楚詞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他的意思，是以離騷直接詩經，而為詞賦的開山祖。（文心雕龍評賦篇又云：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詞也。）這是極恰當的論評。有離騷而後有漢人的詞賦，詞賦應用在一班的文體上，於是成為駢文，所以駢文不能不託始於離騷。

離騷一篇，據王逸章句稱為離騷經。然而通常只以離騷為名，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據王逸的序說：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

他的本事是如此。他的體裁也就是介於散文與韻文之間的，兼有紀事抒情兩種作用的長篇文。在離騷以前，我們所知道的，還沒有過如此長篇之作。

離騷的美處，就格調而論，一在於變短句為長句，而以兮字間隔之。於是將國風嚴肅質直的風格，一變而為散漫紆徐宕逸飄忽。一在於文意上的往復纏綿，因為句調的解放，所以文氣紆徐；而複雜的意義都可以傳寫得委曲詳盡。一在取材的廣博，孔子說：『觀於詩，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離騷更於鳥獸草木而外，兼以古賢聖神靈美人為資料。所以幻想所到，無一不可搜采，一加點綴，便呈燦爛紛披之美觀。以上三種特點，實是後來駢文家所以奉離騷為不祧祖之原因。

至於離騷篇章之美，在乎他的汪洋恣肆，似無組織而有組織，似有層次而無層次；已說的話不避重複，未完

的話不遽停止。真如水流雲起，在有心無心之間。

一篇之中，先述本人的家世歷史性情志向，中述以忠直被讒，乃訴於天神賢聖，終之以遠游迴顧，不勝眷戀之情，猶恐人不能盡喻其意，篇終加以亂曰：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鄉？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據王逸說：「理也，所以發理詞旨，總撮行要也。」篇終而加以亂，遂爲後來賦家相沿之公式。在長篇詠歎往復之後，似乎確有如此一段以申明意旨之必要。

就他一篇之中格調意義而加以分析，則有下列五種：

一 完全敘事的，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一 議論的，如：「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蘭桂兮，豈惟綴夫蘭茝？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一 比興的，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一 幻想的，如：「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轅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

一 問答的，如：「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鮀婞婞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所謂楚詞，乃是以屈原的作品爲中心的一篇楚國文學集。他的內容如左：

離騷 九歌 九章 卜居 漁父（以上屈原） 九辯 招魂（以上宋玉）

離騷是楚國流行的文體，屈原不過稍加改革，有九歌可爲鐵證。據王逸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今試錄九歌中之湘君一段，與上面摘錄之離騷相較，不獨格調相近，即詞句亦多相類，不過句稍短而已。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馳吾道兮洞庭。薛荔拍兮蕙綢，承榮樹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鱗。揚鱗兮未極，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流兮潺湲，離思兮惝恍。桂擢兮蘭橈，蕙冰兮積雪。采薛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其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楚詞在離騷以後，以宋玉的招魂爲最富有個性的創作。據王逸說：『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他的意境與離騷無二致，而思想之恢詭，格調之新奇，又是一番氣象。

他的南方色彩，較屈原尤爲濃厚。屈氏用兮字煞尾，猶是周代通行的語助。宋氏用些，（讀所賀切）則竟是楚國的方音。

招魂大旨是託爲上帝的意思，叫巫陽下來招賢人的魂，於是歷數東南西北四方與上天下地之不可以居，而勸魂之歸反故居，再述故居山川草木珍異彫飾姬侍帷幃飲食鐘鼓歌舞博弈鐙燭之盛，以動其心。篇末數語：『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以草木山川時令地理組織成文，最爲清麗哀婉，不獨爲詞賦家所祖述，並且漢魏以來的詩家，也無不沾溉其餘韻。——湛湛江水上有楓，日極千里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去掉兩個兮字，這不是極好的七言詩句麼？

招魂的作法，以逞辯飛文見長。用種種侈談以當游說，後來便衍成所謂『七』的一體。第一個便是枚乘的七發。假託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說之，先說以聲音之至悲而不能聽，次說以飲食之至美而不能嘗，又說以車馬之至駿而不能御，又說以臺館聲色之至樂而不能游，又說以校獵之至壯而陽氣始見於眉宇，又說以廣陵濤之怪異，然後終之以方術之士要言妙道，太子聞之，霍然病已。

三 賦

文心雕龍詮賦篇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詞。」這話極精。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用詩人賦物的方法，加上楚詞的形式，便成了漢魏以後的賦。而賦的應用範圍也就寬了。漢朝皇帝都喜歡提倡文學，於是宮廷文學尤其重賦。而賦的對象也以宮廷爲主，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羽獵賦，長楊賦都是再擴而充之。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左思三都賦，也是從描寫宮廷而出發的。

賦以鋪張揚厲爲主，所以不嫌言過其實。不然也不足動人。大概讀賦的人，決不相信賦中所述全是真的。但是第一流的賦家如班固者，卻不肯毫無根據的亂說。比如班氏西都賦說：

昭陽特盛，隆平孝成。屋不呈材，櫨不露形。髮以藻繡，粉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衡壁，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羅綺綵繡，琳珉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這就與漢書外戚傳所說昭陽殿中情形脗合。由此類推，可見他是根據事實而作的，即以班固張衡兩賦中所述長安情形而論，也是大同小異。足見他們並沒有向壁虛造。

第二點我們應該注意的，便是賦家用字的廣富。比如上林賦中的「巖陁巖錡，摧峯崛崎，巖磈嶸嶸，丘虛堀礧。」利用雙聲與疊韻，以極盡形容的力量。再加以名物之繁夥，不獨使增加文字之聲容色澤，並且使意中所欲言者，皆能曲折寫出。這種伎倆，謂之俚色描稱，可以說是文章第一能事。惟有賦家最擅長。後來的人由此沾溉實在不少。就是不足駢文，也不能不從此間經過的。至於賦的種類，照文選所列的很繁密。大致說來，不外以下的幾種：

一、都邑之屬。如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左思三都賦都是些最有名的偉作。班張二氏不過意存諷諫，而左氏之作，卻是爲魏蜀吳三國作整個的描寫，可以當史地論文讀。據說他作賦之前，就張載訪岷峨之事，構思十稔，門

庭藩瀾皆著紙筆，得事卽疏之，可見其一筆不苟，他自己的序也說：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亞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所以較之班張尤爲出色，而後來也絕無嗣響了。

一、宮廷之屬 這一種專爲鋪陳鉅麗之王制，以致頌揚。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 甘泉賦，長楊賦，羽獵賦，潘岳 藉田賦之類，都可以列入。歷代作家拿來迎合君主的最多，其末流自然是蕪濫無所取義。惟有專寫一種建築物的如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何晏 景福殿賦之類，尚不失紀實的好處。

一、山川之屬 如木華 海賦，郭璞 江賦之類，而孫綽 游天台山賦，雖以游覽爲主，而亦是描寫此山之狀態，終可歸入此類。大抵鋪敘一山一川之景物，連類及其物產等等，用形容字甚多，以奧僻見長。所以昔人說笑話，謂作海賦 江賦只須將所有的字加上水旁都可用上。

一、行役之屬 班彪有北征賦，曹大家有東征賦，而潘岳的西征賦尤爲宏肆。這種文字可作個人游記讀，布局較爲容易，而精采卻難。

一、景物之屬 從宋玉 風賦以後，有潘岳的秋興賦，而謝惠連 雪賦，謝莊 月賦尤爲刻畫盡致。然以對景生情而論終不如秋興賦的親切。

一、物類之屬 賈誼 鵬鳥賦之後，有禰衡 鸛鵒，張華 鷦鷯，但是細加分別，鵬鳥賦並不以鵬鳥爲對象，還不是此類的正宗。而禰張二氏也只是借物詠懷，直至顏延年 赭白馬賦，鮑照 舞鶴賦之類，方纔是專以詠物爲主的。後人作這種賦的最多，而有意義的絕少。

一、述志之屬 這是離騷以後的正傳。班固 幽通，張衡 思立二篇，最爲宏博深雅。潘岳 閑居賦則別開一境界，專爲一時的感觸，局面較小，也自然容易出色。

一、哀傷之屬 司馬相如 長門賦，開此派之先河。向秀 思舊賦，陸機 歎逝賦，潘岳 懷舊賦，寡婦賦，江淹 恨賦，別

賦都是異曲同工。而鮑照無城賦，庾信哀江南賦，以實事爲對象，尤其愈唱愈高。大約這一種賦，是古人不及近人的。

一、情愛之屬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之後，曹植洛神賦，自是古今獨步。陶潛閑情賦，尤有其風趣。蕭繹庾信一班人都喜歡作這種的文。

一、藝術之屬 王褒洞簫賦，傅毅舞賦，都屬於這一種。王氏之賦，爲漢宮人所傳誦，是因爲題目較小，易於領略的原故。然而陸機文賦，卻是一篇絕偉大的作品，也在這一類中。

以上是漢魏以來賦的種類，其中大多數都在文選著錄中，後人也總不能越過這範圍了。

四 魏晉文與陸機

西漢末葉的文風，已經漸漸有了駢體的格局了。匡衡的奏疏說：『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王褒的聖主得賢臣頌說：『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這是何等均齊的句調。置之唐人的文集中，也不易辨別罷。到了東漢，一班的應用文字，尤其具此特色。至於一篇之中，純乎以駢文立格者，卻自蔡邕爲始，他的郭有道碑：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宇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覈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數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勸講，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辭司徒掾。又事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鳳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像這種淵雅肅穆典重茂密的風度，是東漢人的特長，而蔡氏的碑板中尤能表現無遺。自此以後，由魏至梁，至初唐，凡是廟堂文學，大概無不追宗此派。不過無論如何，總不及東漢的自然厚重罷了。所以也可說這是駢文的正宗。

東漢著名的作者，大家都推班固、張衡、崔瑗、蔡邕。蔡氏時代最後，地位也最重要。由此過渡，便到了所謂建安七子。其實建安文學表現，在詩的比表現現在文的多。他們的文章，所遺留的，也大半在應用文方面。內中如魏文帝與吳質書一篇，雖不純乎駢文體格，而歷述諸人姓名性格，也是文學史上一重要史料，不能不引在下面。

……昔年疾疫，親故多斃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魅。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也。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祖（臧謨）常斐然有過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旣逝者行自念也。孔璋（陳琳）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劉楨）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阮瑀）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王粲）續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著古人無以遠過。

在魏晉文人當中我們要特舉的是陸機陸氏的境遇真毅使我們同情而他的文學造詣也實在超乎許多駢文作家之上，因為他不但有情感而且以理致融合於情感之中。不但能作文而且能寫出作文的理法。不但擅長於一體而且衆體無不兼長。駢文到了陸氏方才壁壘完備。駢文家奉他爲祖師，也不算太過的。

他的作品之中最值得稱述的是他二十歲時候所作的文賦這篇文賦可以說是文學批評中最精粹的文章。文心雕龍洋洋數十篇的理論幾乎全被陸氏包羅在這一二千字裏面。他先說文學家的心理先苦而後甘，先有精湛的思慮而後出於自然。『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曠臞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浮天淵以安流，滌下泉而潛浸。』

又說包羅對象之廣，『罄澄心以凝思，眇衆虛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

又說身入文境之深切。『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豪而邈然』

又說文人個性之不同，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

又說文章體制之不同。『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

又說一篇之中條理秩序之不可紊亂。『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又說一篇之中主意之不可不立。『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又說出語之不可蹈襲。『雖杼軸於余懷，恍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意，我亦雖愛而必捐。』

又說瑕瑜互見之不可免。『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又說文章情貌之萬殊。『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鑿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

又說難易成敗之不由自主。『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

陸氏之文，最長於說理境。其綿密精透，無他人能及。每發一題，必將他的反面正面如剝繭抽蕉一般，用恰切的譬喻精整的句調，傳達出來。這實在是他在文學史上能佔偉大地位的原故。

他這種文體，最容易看出最容易摹擬的，無過於演連珠五十首（文選五十五）選幾首最精美的錄於左：

臣聞華燭榮芳，蕤息猶芳。德音錄，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尋燭四句，不過說香氣猶存，琴音易絕而已。他卻用此精整的句調，寫出微妙的理解。又如：

臣聞燭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顯。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意；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將這種說理的能力應用在說理的文字上，便覺得非常深透。

蘇十賦序（文選四十六）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誠；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適過。落葉俟微風以限，而風之力盡；羣鳥遺雅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頤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頤羣鳥也。

不獨說理之文，卽抒情之文，在陸氏亦必重疊反復，申喻引證，使其理透闢，其情顯露，而讀者領略他的文境，也如身入九曲珠中蟻行之路，趣味深永無窮。尤其造句鍊字，無一不精，更令讀者欲不細心咀嚼而不可得。在他的弔魏武帝文序中（文選六十）最可顯出這種文境。

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貴高明之質而不覓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忽傾離之患故乎？夫以過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體之內潰，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於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繫乎森爾之土。纖心接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策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烏乎！豈特晉史之異聞，景黔黎之怪類，岸乎？

他這一段話，無非說大人物也有死時，他卻將大字死字描寫得如此刻露深透，使人除了解他的理論，復加無限的感慨。再看他的歎逝賦（文選十六）

悲夫！川閣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隨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終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共如素。晷日及之在條，恒離離而弗歸。

此不過說人世難常，而用意必比人更深一層，措詞必比人更警切一倍。自然容易動人。齊梁以後，遠宗此法，例如：

謝靈運中軍記室贈陸王箋（文選四十）：「曉開黃竹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蓬之葉，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舉擲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微瞻。况遇服義，復擁歸志，其從遷善，曠此闕似秋帶。」

與陸機同時齊名的，自然是潘岳。潘氏有名文字，如西征賦、閑居賦、秋興賦、馬汧督誅等，沒有什麼十分獨到之處，值得我們申說的。他的文境，不及陸氏之精深，文體亦不全一致。舉一個極微細的例子，陸氏的賦，從不用兮字插入句之中間，所以格外顯出雄厚勁健的格調，而潘氏則並不然。

潘氏的特點恐怕還在他的善寫悲哀。他曾爲任子威夫人作寡婦賦（文選十六）任夫人是他的姨妹。據說「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隕，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題材既如此之好，無怪他寫得十分悲切。

……靜閨門以窮居兮，塊處獨而靡依。易錦茵以昔席兮，代羅幃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箴以舒悲。口鳴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巢飛而赴楹兮，雞登樓而歛翼。歸空館而自伶兮，撫衾獨以歎息。思繯絲以督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噫嚅嚅而過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羅衣之披披。退幽尋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嚳言兮，目勞睇乎平素。時冥冥而問憑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驤離其星駕兮，飛旋隨以啓路。輪旋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躕。潛鑾逸其不及兮，殷憂結而靡訴。啼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瞻限當以踰冰。雪霏霏而駭落兮，風颯颯而風興。零落冷以夜下兮，水漾漾以微凝。意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其。願假夢以迴轍兮，日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亡魂遙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邁。霜容貌傷以頓頓兮，左右懷其相戀。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招生而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迴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舞兮，雖形存而志隕。

這一篇言哀之作，將新喪之寡婦一片思想後痛澈心脾之心理，抒寫無遺。任何人不能不說確是其心中所欲言，任何人也不能不下一掬同情之淚了！

五 駢文之論

文心雕龍論說篇說：『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尋常的見解，必以爲論說一體非駢文所宜。因爲論說是發揮義理的，而駢文以詞藻爲重，爲格律所拘，發揮義理，便有所不足。殊不知以駢文作論說，正可利用他的詞藻，供引中譬喻之用，利用他的格律，助精微密栗之

觀。

自西漢末葉以來，已經有以駢體爲論說之趨勢。如匡衡等人的奏疏就是。東漢以後，尤其通行。魏晉人好談義理，那時人的著作，多半以似駢似散的形式出之。往往極盡上文所謂精微密栗的能事。這裏姑且取魏時李康的運命論（文選五十二）作一個代表。試看他左列的一段：

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濇之斯爲淵，喬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廷於主，獨立之真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溢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遠志而成名也。夫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

看他的主意，只是說命運有一定，所以只求行其所安，不必計利害禍福。而推闡盡致，一層深過一層，卻又一層層顯似一層。

拿這種文章與所謂唐宋八大家相較，同一說理，卻是風度大兩樣了。譬如演說，八大家（尤其是宋人）彷彿是揶揄揶揄，指手畫腳的演說家，聲音態度可以使人興奮。然而久聽之後，不免嫌他粗豪過甚，沒有餘味。如其不然，便是搖頭擺尾，露出酸腐的神情。再不然，便是捏手捏腳，吞吞吐吐，一味的矯揉造作。倒還不如明朝有幾個人，的小品文字，尖新疎淡，好像不衫不履的人說兩句俏皮的冷話，還易於受人歡迎。惟有魏晉人的說理文，纔真是安雅和平，清談娓娓，不矜不躁，態度自然，使得聽的人可以肅然改容，穆然深思。

這種魏晉風度，久已乎在我民族中間爲人所忘懷了。初唐盛唐，尙略存一二，自此以降，愈去愈遠。一直到最近文體解放，才稍稍有人注意。若以窮則變變則通的公理推測起來，魏晉文還有被採取的趨勢，尤其是應用在說理文上。

李康運命論而外，劉孝標有兩篇論（辯命論與廣絕交論）是很有名的。不過到了齊梁文人，總有一種習氣，